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83

茅盾小说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茅盾小传·····	(1)
《腐蚀》(节选) ·····	(6)
茅盾小说赏析·····	(111)

茅盾小传

茅盾，姓沈，名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茅盾”，是他在1927年发表小说《幻灭》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茅盾的童年，经历了清末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这就是我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茅盾的父亲沈永锡，以医为业，是个维新派，拥护新学。尤其酷爱数学，他也注意用新学教育后代，茅盾小时候就读过不少宣传维新思想的书籍，家藏的旧小说《西游记》等，培养了他对文学的爱好。茅盾十岁丧父，他主要是在母亲教诲下成长的。母亲喜欢读书，通晓

文史，在操持家务的同时，严格督课，使茅盾得到很好的教育，母亲影响决定了茅盾日后的道路。

1913年，茅盾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触进步的新思想，阅读了许多介绍进步思想的书刊，特别是1915年《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出版后。他经常认真阅读，得到启发，他后来说：“我在那时看到这些书籍刊物，感觉到刺激力很强，以前人好象全在黑暗当中，到那时才突然打开窗户。”（韩北屏：《茅盾先生谈“五四”》）

在1917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茅盾开始用新的眼光关注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年十二月，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学生与社会》，后又写《一九一八年之学生》等文章，讨论青年与社会改革等问题。同时他还翻译苏联的作品，介绍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生活。

茅盾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早在1921年，他就上海先后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最早一批党员之一，并曾积极参加建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1926年，他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在汉口主编左派喉舌《民国日报》。

1920年，茅盾同郑振铎、叶圣陶等一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他主持下革新的《小说月报》，宣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的文学，和文坛上的复古主义，颓废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展开斗争。到1924年，他先后发表了《现代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社会背景与创作》、《什么是文学》、《文学与人生》等重要文章。1925年“五卅”前后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标志着茅盾在文艺思想上逐渐建立起马克思主义

观点。茅盾这时在大量撰写文艺论文的同时，特别注意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从事翻译介绍工作的目的，如他自己所说：“一半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受到蒋介石的通缉，从武汉去牯岭，八月底回到上海，在充满矛盾和苦闷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活。从此，他以创作小说为主，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小说家，被称为长篇小说的巨匠。他写的重要作品有：《蚀》、《虹》、《子夜》、《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于二月花》、《腐蚀》、《清明前后》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刻画了独具生命的人物形象体系，绘制了规模宏大的历史画卷，为我国文学宝库创造了珍贵的财富，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

1930年，茅盾同鲁迅一起，参加和组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发展革命文艺。团结和壮大革命文艺队伍，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做出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救亡工作，并主编了《文艺阵地》杂志，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茅盾从新疆到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讲过学。抗战胜利后，他不顾国民党的压迫，以文艺为阵地，在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运动中，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前夕，茅盾不顾艰险，由香港经大连到沈阳；于1949年2月进入北京。1949年7月，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茅盾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全国文协（后改称作协）主席。九月二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开幕，茅盾出席会议，并被选为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曾担任中央文化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并任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担任《人民文学》和《译文》主编。建国后，茅盾主要写了许多有指导意义的文艺论著，出版的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同时，《茅盾选集》和《茅盾文集》（十卷）也陆续出版。

茅盾晚年，经受十年浩劫的严重考验，在最后几年里不顾衰病，努力写作回忆录，为现代我国文学史和政治社会文化史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史料。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始终没有放下自己手中的笔。1981年3月27日，茅盾逝世。党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腐 蚀（节选）

这一束断续不全的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是特意藏在那里的呢，抑或偶然被遗忘，——再不然，就是日记的主人已经遭遇不幸；这都无从究明了。日记本中，且夹有两张照片，一男一女，都是青年；男的是否即为日记中常常提到的K，女的是否即为日记主人所欲“得而甘心”且为K之女友之所谓“萍妹”，这也是无法究明了的了。不过，从日记本纸张之精美，且以印花洋布包面，且还夹有玫瑰花瓣等等而观，可知主人是很宝爱她这一片段的生活记录的。

所记，大都缀有月日，人名都用简写或暗记，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并无涂抹之处，惟有三数页行间常有空白，不知何意。又有一处，墨痕洩化，若为泪水所渍，点点斑驳，文义遂不能联贯，然大意尚可推求，现在移写，一仍其旧。

呜呼！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为环境所迫，既未能不淫不屈，遂招致莫大的精神痛苦，然大都默然饮恨，无可伸诉。我现在斗胆披露这一束不知谁氏的日记，无非想借此告诉关心青年幸福的社会人士，今天的青年们在生活压迫与知识饥荒之外，还有如此这般的难言之痛，请大家再多加注意罢了。

这些日记的主人如果尚在人世，请恕我的冒昧；如果不

幸而已亡故，那么，我祝福她的灵魂得到安息。整抄既毕，将付手民，因题“腐蚀”二字，聊以概括日记主人之遭遇云尔。

1941年夏，茅盾记于香港。

九月十五日

近来感觉到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地方可以说话。我心里的话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让我痛痛快快对他说一场。

近来使我十二万分痛苦的，便是我还有记忆，不能把过去的事，完全忘记。这些“回忆”的毒蛇，吮吸我的血液，把我弄成神经衰弱。

近来我更加看不起我自己，因为我还有所谓“希望”。有时我甚至于有梦想。我做了不少的白日梦：我又有知心的朋友了，又可以心口如一，真心的笑了，而且，天翻地覆一个大变动，把过去的我深深埋葬，一个新生的我在光天化日之下有说有笑，——并且也有适宜于我的工作。

我万分不解，为什么我还敢有这样非分之想，还敢有这样不怕羞的想望。难道我还能打破重重魔障，挽救自己么？

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天气这样好，也没有警报。早上我去应卯，在办公厅外边的走廊里碰见G和小蓉手挽手走来，小蓉打扮得活像只花蝴蝶。人家爱怎样打扮，和我不相干，而且她和G的鬼鬼祟祟，我也懒得管；可是她在我面前冷笑，还说俏皮话，那我就没有那么好惹。

我当时就反攻道：“丑人多作怪，可是我才不放在眼里呢！”

交春的母狗似的，不怕人家见了作呕，也该自己拿镜子照一照呀！”

这一下，可把那“母狗”激疯了。她跳过来，竟想拧我的头发，我一掌将她打开，可是我的旗袍的大襟给撕破了一道。她乱跳乱嚷，说要报告主任。哼，悉听尊便，我姓赵的，什么事儿没经过？但叫我当真生气的，是G的态度。他没事人儿似的，站在一旁笑。我与他之间如何，他心里自然雪亮，可是小蓉天天失心狂似的追着他，今儿还挨了打，他却光着眼在旁边瞧，还笑，这可像一个人么？我倒觉得小蓉太可怜了。

我转身跑到科长那里，就请了一天假。

人家以为我的请假是为了刚才那一闹。那真笑话。我才不呢！我瞥见了办公厅里那一个大日历，这才知道今天原来是九月十五，这才想起我今天应当请一天假，——让我安静地过这一天，为我自己的这一天。

但是今天当真是九月十五么？天气这样好。

我憎恨今天的天气有这样好，我生活中的九月十五却是阴暗而可怕的。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从我母亲的肉身中分出一个小小的生命，从这小生命有记忆的那时起，她没看见母亲有过一次愉快的笑。跟小蓉差不多一样可憎的姨娘，还有，比G也好不了多少的父亲，就是母亲生命中的恶煞。而我自己呢，从有知识那时起，甜酸苦辣也都尝过，直到今天的不辨甜酸苦辣，——灵魂的麻痹。

一年前的今天，从我自己的肉身中也分出了一个小小的可怜的生命。这小小的生命，现在还在世上不？我不知道。

而且我也没法知道。因为我在那次悲痛而忍心的“断然行动”以后，就不曾设法去探询，也许今后也不作如是想。我就是探听到了结果，又将怎样？让它隐藏在我心的深处，成为绝对的秘密，让它在寂寞中啃啮我的破碎的心罢！

每一回想当时的情形，我全身的细胞里，就都充满了憎恨。复仇之火，在我血管中燃烧。他是走进我生活里的第一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也是我和小昭分手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懦夫，伪善者！记得那是“七七”纪念以后第三天，他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嘴脸，诉说他的“不得已”的“苦衷”和“困难”。那时他的主意早已打定，暗中筹备了好多天，已经一切就绪了，可是他还假惺惺，说“偶然想到这么一个办法”，和我“从长计较”。他当我是一个十足的傻子，当我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哩！我本待三言两语，揭破了他的全部鬼计，但是转念一想，趁这当儿各走各的路，也好；听完了他那一套鬼话以后，我只淡淡答道：“何必商量！你瞧着怎是样方便些，就怎样办。商量来商量去，还不是一个样？况且，你也犯不着为了我而埋没了自己，——是么？我近来是身心交疲，万事不感兴趣。祝你前程远大，可是我不能奉陪了。”

他怔怔地望着我，半天答不上来。蠢虫！我知道他捉摸不着我的真意；他有点惶惑，然而我又知道他见我那样“柔顺”，那样轻易“被欺”，他的心里正高兴的不得了呢！许久许久，他这才似笑非笑地喃喃地说：“我就是不放心你，在这里，人地生疏，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而且你又快要生孩子。你虽然叫我安心自去，可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大放得下心呢！而且，而且，……”

“得了，得了！你一百个放心！”我再没有耐心听他那一

套了，他这种虚伪而且浅薄的做作，叫我作呕。他当真把我当作傻子么，真好笑。

“好，那么，我到了长沙，弄到了钱，就寄给你。”他居然把口气说得很认真，我不作声。难道要我向他表示谢意？

“等到你产后满月，我在那边的事也该有个着落了，那时我再派人来接你。”——声音也像是在说真心话，可是傻子这才信你！

然而到他走后不上一小时，我又发见他这小子不但虚伪，浅薄，而且卑鄙无耻；他竟把所有的钱都带了走，而且还把我的金戒指，我的几件略好的衣服都偷了走！好一个“为民先锋”的政工人员！向一个女子使出卷逃的行为！我那时知道火车还没开，我很可以到车站上去揭他的皮，可是一转念，算了罢，何必做戏给人家看，谁来同情我？知道一点我的过去历史的人们，也许还要冷言冷语，说我自作自受呢！我不能做一个女人似的女人，让人家当作谈话的资料。过去那一节鬼迷似的生活，我不反悔，我还有魄力整个儿承受；当前这惨毒的遭遇，我也不落泪，我还有勇气来一声不响吞不去！我——

我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

当时我本可以“争取外援”。衡阳有一个旧同学在那里教书，贵阳也有一二个“朋友”，然而我都不；我受不住人家的所谓“同情”，我另有主意。

我进医院的时候，就已经下了“断然行动”的决心。

但是，在临产的前夕，医院左近的教堂传来一阵阵的赞美歌声，半明的电灯光温柔地压在我眼帘上，那时我的心里起了一层波动，我又有了这样的意思：“我总该保有这未来的

生命。如果是男的呢，我将教会他如何尊重女性；如果是女的，我将教她如何憎恨男子，用最冷酷的不动心，去对付不成材的臭男人！”我那时又成为“理想主义者”了。

然而我的感情激动到几乎不能自持的境界，是在产后第二天看护妇抱了婴儿来，放在我怀里的时候。虽然因为是一个男孩子，使我微感不洽意，但我那时紧紧抱住他，惟恐失去。那时我觉得人间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只有我与他；我在人间已失去了一切，今乃惟有他耳！我的眼泪落在他的脸上，他似乎感觉到有点痒，伸起小手来擦着，可是又擦错了地方；我把乳头塞在他的小嘴里，我闭了眼睛，沉醉在最甜蜜的境界。

但是一个恶毒的嘲讽似乎在慢慢地来，终于使我毛骨耸然了。“这孩子的父亲是他！”——最卑劣无耻，我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他！

我不能否认这一事实。而且我每一感到孩子的存在，这残酷的事实便以加倍的力量向我攻击，使我的种种回忆，电化了似的活跃！我何尝不以最宽恕的态度试要找出他的一点——仅仅一点点的可取之处，可是我得到了什么？首先是我与他的最初的结合就是非常的不自然。那时他需要于我的是什么，我知道；而我这一边呢，为了什么，天啊，我不打谎，——但这，难道就成为此后直到现在加于我的责罚？

是责罚也就算了，我决无后悔，也不馁怯！

我分明记得，孩子出生以后的两周间，我的心境老是这样矛盾，我仿佛听得我的心在两极端之间摇摆，——的答，的答；到了第三星期，事情是无可再拖，我毅然按照预定计划行动。当看护妇循例来量体温的时候，我就对她说：“打算出

去找一个朋友，得三个钟头，您看不要紧么？孩子呢，拜托您照看一下。我先喂饱了他奶，回头要是哭，您给他点米汤就行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孩子喂奶。似乎这小东西也有预感，发狠地吮着；几次我想够了，要放开他，刚一松手，他就哭，于是再喂他。我的心里像倒翻了五味瓶，可是我的决定依然不动摇。忽然从久远的尘封中，跳出一句话：“纵使我有千日的不是，也该有一日的好处，这次我们分手，便是永诀，我希望你将来在幸福的生活中，有时也记起曾经有我这么一个人在你身上有过一日的好处。”——谁说过这句话呢，我这时才辨到它的味儿。我凝神静思，这才记起这是小昭说的，然而我那时听了却大生反感，鄙薄他没有丈夫气呢！我惘然看着怀中的小脸儿，我最后一次轻轻将他放在床上，我低下头去，轻轻吻着他的脸儿，我慢慢伸直了腰，我的手按住了心口，突然，我想起，我还没给这孩子取个名儿呢！“小昭，我就叫他小昭！”——我喃喃自语，不自禁地一声长吁。

为什么不呢，我将以这孩子来纪念我生活中的一页。正如小昭所说，我们结合的一年多中间，纵有千般苦味，也该有一日的甜蜜。而且也正像这一日的甜蜜不可复得，我也将永久不能再见这孩子。

我最后看了一眼我的“小昭”，就拿起早已打点好的小包，走出了房门，在院子里碰到了那个看护妇，我只向她点一点头，又用手指一下我的房，就飘然而去。从此我就失去了我的孩子！

这一切，今天我想起来，还像是昨天的事。我欠了那医院两百几十块，我给了他们一个二十多天的婴儿，可是我的

“小昭”难道只值了这一点？医院里将怎样骂我：下作的女人？忍心的母亲？哦，下作，我？一万个不是！忍心么？我有权利这样自责，人家却没有理由这样骂我。

我不是一个女人似的女人，然而我自知，我是一个母亲似的母亲！

也许我在那时还有更合于“世俗口味”的办法，例如，写一封动人哀怜的长信，缚在孩子的身上。创造一个故事，说自己是千里流亡，家人分散，不知下落，现在一块肉既已离身，便当万里寻夫，只是关山阻隔，携此乳儿，困难转多，“不得已”乃留于院中，敬求暂代抚养，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决当备款前来领认：如此云云，也未始不能搪塞一时，兼开后路。可是我为什么既做了悲剧的主角还要自愿申这一出喜剧？我凭什么去兑现我的预约？而且，欠了人家的钱，还要哄他们代我抚养孩子，还想博取人们的好评，——哼，这自然更会做人，可是我自知我还不至于如此下作！

万一有什么善良的人收养了我的“小昭”，而且又保留了那封假定的长信，而且“小昭”长大时又相信他的母亲是这样圣洁而纯良，那不是太滑稽么？我既然忍心将他抛弃，而我又打算在他那天真的心灵中窃取一个有利的位置，——这是世上有些“英雄们”的做法，但我还不配，我还不至于如此无耻呢！

事实摆在那里明明白白：我即使有力“赎”他回来，我也没有法子抚育他。我有把握摆脱我这环境么？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看见我一方面极端憎恶自己的环境而一方面又一天天鬼混着。特别重要的，我还有仇未报；我需要单枪匹马，毫无牵累地，向我所憎恨的，所鄙夷的，给以无情的报复！我

已经认明了仇人的所在地。

十月一日

这几天内，周围的空气，似乎相当和缓。小蓉对我，忽然亲热起来；G这方面呢，自从那天一“闹”以后，他不理我，我也不再去找他。陈胖子告诉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都是我“神经过敏”。

哼，看他们各种不同的表现，尤其是陈胖，忽然以第三者的身份，“息事宁人”好好先生的姿态，插身露脸，这难道都很单纯？哦，承蒙指导，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奇绝，妙绝！

陈胖子在三天前装作偶然而来，并且好像无意中提到了那件事，轻描淡写地说小蓉“只不过是有点歇斯底里，心地倒直爽”，而终于归结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哈哈，这不活像是个“与世无争”的隐士的口吻？

我当时就刺他一下道：“我真想不到陈秘书把红尘看破，是一位快要披发入山的高士了！幸而我前几天没有找你帮忙，不然，倒使你为难！”

“那也不尽然！”他俨然正容说，“排解纠纷，跟我的处世哲学原也是并行而不悖。”

我未及作答，他把他那油亮晶晶的圆脸凑近一些，几乎碰到我的蓬松的卷发，用了恳切的声调接着说：“飞短流长，在这里是家常便饭。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你何必神经过敏。都是为了太闲。他们的作风，我很了解。可是我也了解你，你比他们深刻。小小的误会也许就出在这上头了，无所谓！”

他那身体上特有的膻臭夹杂了浓烈的香水味，熏的我有点受不了了，我侧身略略回避，笑了笑答道：“领教，领教。既然是我神经过敏，倒又不必烦劳你来排解了。但愿当真是我的神经过敏！”

后来我就失悔我当时对付陈胖子的方法，有一点错误。我没有正确地看清他的来意而将计就计。我早就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伪君子，而我还把他这次的“访问”轻轻看过，这真是我的大意。

陈和G，和小蓉他们，是不是一伙？没有理由可说他们一定不是。

既然是的，陈为什么又来“访问”我？为什么又表示没有什么大不了，而且装出那么淡泊无求的神气？难道真是我的“反攻”奏了效，他们竟知难而退？否，否！我不能自信我有那么厉害，尤其不能相信他们会那么“善良”，会轻易把祸心收藏起！

然则陈的“访问”，小蓉的忽而跟我亲善，是不是一种试探呢？

看起来，小蓉是来试探，但陈胖子却不是。

我很怀疑陈胖子虽与他们同谋，却自有目的。姑且这样假定：陈希冀由于他们对我那么一逼，我急了，自然向他求教；但是等候了几天，见我这边毫无动静，那倒是他有点急了，这才有这一次装腔作势的“访问”。所以“访问”的用意不在试探我怎样应付，而在开一条路逗引我投到他的怀抱里，而要达此目的，他是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段的。

可是我太大意了，“辜负”了他这片“苦心”。

我应付的虽然漂亮，却不免于平庸。